

# 春秋詳說

十之十一

|      |    |   |   |
|------|----|---|---|
| 漢書門類 |    |   |   |
| 二    | 一〇 | 六 | 三 |
| 一    | 三  | 九 | 三 |
| 五    | 八  | 五 | 冊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三    | 二 | 六 | 三 |
| 二    | 八 | 五 | 冊 |
| 一    | 八 | 五 | 冊 |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2063    |
| 冊數   | 395 (357) |
| 函號   | 369 118   |

共十四





則堂先生春秋集傳詳說卷第十

淺草文庫

僖公二

是歲惠王二十五年  
齊桓公三十三年

八年春王正月公

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

陳世子款盟于洮

穀梁曰王人之

先諸侯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

于上弁冕雖舊必加于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公  
羊曰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  
命也案左氏惠王崩襄王惡太叔帶之難懼不立  
不發喪而告難于齊齊為此會以定王位故王人  
下臨盟于洮以王事而盟也或曰春秋王朝公卿  
出會諸侯者同會而不同盟葵丘之盟宰周公不

羊從卷

通志堂

與盟踐土之盟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宣七年諸侯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哀十三年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王臣皆不與盟特以王命監臨之耳今王人與諸侯同盟其可乎曰此以王室有難會而盟辭曰以獎王室王事也春秋無譏故皆爵自是女栗雞澤翟泉則有譏

鄭伯乞盟

前日首止之會王世子下臨而鄭伯逃之今鄭伯乞盟亦以王人在會彼內屈而來服知前日之逃為罪是以自請預盟而不以為辱由桓公有以大服其心故耳前會書逃春秋所以誅鄭伯今而書乞春秋所以赦鄭伯然盟而書乞亦所以貶也賤鄭伯使不得列於諸侯也此諸侯叛華即夷之始故屢書以見意

夏狄伐晉

齊晉匹也齊桓公以尊天子攘夷狄為己任德聲溥乎宇內諸侯小大俱至而晉獻詭諸自外於中國怙其強大滅虞虢而有其土此中國之夷狄罪當討者也書狄伐晉著晉人有可伐之罪也以前後事而求聖人之意知其然耳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穀梁曰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書夫人而

不以姓氏立妾之辭也劉向釋之曰夫人成風也致之大廟立之為夫人也三傳為說不同愚獨有取穀梁之說成風者莊公之妾僖公之母也莊公正妃哀姜以淫亂死于齊僖公尊其母為夫人以配其父違禮以卑其父也春秋書禘于大廟用致夫人穀梁所謂用不宜用致不宜致者是也夫人不氏明其為妾無當尊之理也成風以文公四年薨春秋書夫人風氏薨又書葬我小君成風聖人非謂成風可以僭夫人也非謂妾母可以配先君也正以僖公嘗為非禮之禮致其母為夫人及文公立又以祖母事之以夫人卒之以夫人葬之舊

史既以夫人書聖人於魯先君之母不得黜之為妾是以於此先書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僖公既致之於今日則聖人不容黜之於異日用致夫人者所以開卒葬夫人之端也故愚於此義獨有取穀梁之說公羊謂僖公本聘楚女為嫡齊女為媵先致姜女魯公使用為嫡愚謂齊桓必有所不為楚人亦有所不受此齊東之語不足信也左氏以為致哀姜於廟夫哀姜者雖見殺於齊而固魯之夫人也僖公不忍於其嫡母欲違禮而祔之斯祔之矣何以致為謂僖公因哀姜之死而致其母為先君夫人則有之矣謂僖公禘而致哀姜則未必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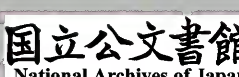
也若夫仲子之例不與此同愚既於隱元年而辨之茲不重舉義又見文四年夫人風氏薨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襄王立

據傳惠王以去年閏月崩襄王以子帶謀為亂不發喪而告難於齊至是一年而後以計於諸侯惠王固有以召亂而襄王之喪其親者其不能如禮乎桓王崩七年而後葬惠王崩一年乃發喪其一年中衣服飲食皆變常乎仍其吉乎縱曰以難故亦何必閱一年之久而後以赴之方國乎此殆有不可曉者襄王東周之令主其喪若是大本不立何以正天下無怪周之自是愈衰而不可作也

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宋襄公立

此宋桓公也國無內難而不以葬書傳者謂襄公不當背殯出會不書葬譏其喪親不能如禮然晉襄公亦嘗墨衰經以從戎而春秋不去文公之葬豈晉襄所就者大而宋襄可以不會而猶會歟公羊於宣元年大夫待放特發此義曰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經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事孔子善之禮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若有金革之事則墨衰經而從戎謂已練而弁冕者時俗之變耳穀梁



亦曰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背殯出會以宋子為無哀矣公穀去古未遠猶於此而致意焉自是有書子而預盟會者有書爵而預盟會者書子為其猶知變其常書爵為其弁冕即吉書以絕之非與之也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

丘

并見下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魯女之未嫁者也穀梁曰內女未適人不卒此何以卒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桓公九合諸侯葵丘為盛人知誦桓公之美而不知所以成就桓公之美者周襄王也周自東遷歷五王率皆闇弱不君惟襄王稍更憂患動心忍性可與有為故即位之始即命宰周公會諸侯于葵丘孟子所稱載書五命之辭乃文武周公垂世遺後之法襄王命冢宰以告于會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尊賢育才以彰有德士無世官無專殺大夫無有封而不告綱領宏大法度嚴正有王道氣象伯國君臣豈能及此故曰此文武周公垂世遺後之法王以命之於會而齊桓公則代王言者也是時襄王始繼世而書命之行於天下者

如此克而上之宣王中興之業可以馴致惜也宰  
 非其人不能奉宣王命反以私意媚疾霸功先歸  
 遇晉侯沮其來會與首止之盟惠王語鄭伯使叛  
 齊即晉楚者同意若宰孔者必王朝之小人子帶  
 之逆儔使周室不競亂亡相尋者若人所為也○  
 宰周公者穀梁曰天子之宰通乎四海公羊曰天  
 子之為政者也其說謂天官冢宰兼三公之事任  
 尊職隆不當下為諸侯所會然周自東遷宰咺宰  
 渠以賄妾聘逆而出況此大會乃夷夏具瞻宰周  
 公銜命而臨之不為細事出春秋無譏也學者觀  
 葵丘五命則知宰周公之出春秋無譏○諸侯自  
 為盟王人不與尊王也自是王人下預諸侯之盟  
 皆有貶

甲子晉侯詭諸卒

此晉獻公也恣情縱慾違道敗常殺嫡長樹庶孽  
 以此召亂春秋特去其葬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穀梁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  
 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穀之義善矣但  
 奚與卓均不當得立而春秋於里克兩殺書法不  
 同何哉蓋君臣之分未定以前則書曰殺殺篡立  
 之公子耳君臣之分既定以後則其殺為弑矣春

秋於奚齊之死書曰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至卓子之死則曰晉里克弑其君卓嘗求其故奚齊死於喪次君臣之分猶未定也卓子死於詭諸既葬則君臣之分已定是以書法不同或曰君薨子立君臣之分猶有未定乎曰奚齊之立荀息一人立之耳非臣民之所共戴奚其定使里克於奚齊之既死即率國人迎立公子在外長且賢者以主社稷則事正理順國人無不服今乃坐視荀息遂非從邪更立卓子於卓已君父已葬之後而殺之則為弑矣劉原父謂里克嘗傳申生驪姬將廢大子使人飲克酒而告以其故克知之而不能諫成

獻公殺嫡立庶之禍者克也故成其君臣之名正其弑逆之罪吁罪在不救申生而加以弑卓之戮春秋其不然歟蓋既君之而又殺之此春秋所以明分而垂法似不必他求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狄滅温温子奔衛

狄自滅衛滅邢以來浸以盛強與荆楚交為中國患今又滅温温乃近畿之地司寇蘇公世有之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于狄是以為狄人所并蘇子信有罪矣而温近于王狄伐而滅之豈非霸王之責乎桓公日以伐戎為事置狄弗問豈非霸業之



衰乎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弑義已見里克殺奚齊

春秋錄大夫死節凡三孔父仇牧荀息是也孔父仇牧之死與其君皆死死之正也荀息者從獻公於昏為驪戎女任託孤之寄復不能其事以身死之曾何足恤而與孔父仇牧俱見錄于春秋諸儒未得其說愚觀公羊子之義而有取焉公羊於孔父曰可謂義形于色矣於仇牧曰可謂不畏強禦矣至荀息則曰可謂不食其言矣蓋荀息之死以為合乎義則未也然其既許獻公以死雖欲不死不可也使荀息早知二子之立國人不與而力辭

託孤之寄以悟其君其君不能用則是時有不必死矣既不能正諫於其始又為之任託孤之寄雖欲臨難苟免其可得乎聖人所取特在於能不食言若以事君大節而觀不免猶有所愧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或曰莊三十年書齊人伐山戎貶也此書齊侯許男伐北戎其褒之乎曰否有書爵而非褒者矣齊為盟主伸霸討於夷狄乃與許男微國共為此行此自為逐利之計耳狄自比歲游為中國患今年春掠及近畿以溫為滅無忌甚矣齊桓置不問而遠伐北戎捨王畿之近寇而為伐戎之遠役此自

為逐利計非為中國計故不與其伐書齊侯許男  
伐北戎著其私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

晉惠公夷吾入

穀梁曰里克弒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  
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里克所為弒者為重  
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故殺之不以其罪愚謂  
里克之殺奚齊也春秋不坐以弒君之罪書曰殺  
其君之子為其因眾怒而殺之君臣之分未定故  
也克於是時當率諸大夫迎文公而立之則高國  
之納齊桓不是過也今既不能然乃聽荀息立卓  
子而又殺之居於位俟夷吾之入蓋將持二弒以

帝寵於新君乃卒死於夷吾之手故春秋於其後  
弒而正其君臣之分為其既君之而復殺之耳雖  
然里克之弒視宋督公子翬襄仲之為弒有不得  
同而奚卓之為君亦與宋殤魯閔子赤異是以春  
秋不以討賊書稱國以殺穀梁所謂殺之不以其  
罪者是也自奚卓之弒至里平之死春秋於晉之  
君臣父子咸有責焉耳

附見夷吾之入春秋不書為其以弟而先兄也  
且入而不能君喪師亡身幾至失國是以略其  
入而不書至獲於秦乃書獲晉侯貶也

秋七月

冬大雨雪

冬而雪時也冬而大雨雪異也此槩三冬而言故  
不著月雨雪而以大書必傷人敗物異乎常歲不  
得不書耳傳者謂周正之冬為夏正之秋此變易  
四時而求合乎周正者十二月次猶可以已私而  
紊四時之春夏秋冬斷斷乎其不可紊今之秋猶  
古之秋也八九月間縱或雨雪必無連月大雪之  
理以是而觀益知春秋用夏時無可疑者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始謀納文公者里克平鄭也里克既死平豈能獨  
存夷吾之殺之亦為其私耳夷吾始入而殺二大  
夫里克猶有罪至於平鄭之殺是謂濫刑左氏謂  
秦伯使人召呂卻冀芮晉疑平鄭與之有謀殺之  
以及七輿大夫夷吾忌克少恩一朝殺兩大夫併  
及其黨專殺之罪大矣再稱國以殺不與其殺也  
○凡殺大夫有稱國以殺者有稱人以殺者權衡  
輕重之所在也至於殺直諫殺有功殺無罪殺人  
不以其罪又當隨事而見不可以稱國稱人之故  
而強求其功罪之所在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桓公之始霸也憤齊女之無度以哀姜為首戮諸  
夏肅然知中國所以異于夷狄者實在于是齊襄

衛宣汚染之習為之一掃庶乎古方伯之遺烈矣  
 及其暮年志得而驕乃復與僖姜為陽穀與下之  
 會霸業其衰矣乎或曰此齊侯之女禮有歸寧今  
 往會不亦可乎曰歸寧當在國中此疾馳於通道  
 大都非所謂寧也霸者一舉動諸夏之所視儀可  
 不謹乎故春秋書法與禘會祝享同所以垂戒于  
 後

秋八月大雩 大雩義已見桓五年

凡書雩皆旱而禱也旱而禱必書以見人君之憂  
 民也或曰旱而禱亦有益於旱歟曰成湯桑林之  
 禱是也通天地間一氣耳一理耳理行而氣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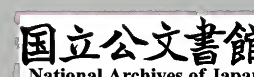
有感斯有應謂之無益不可蓋所謂禱者以我之  
 誠而格物理之應誠有未至則感有未孚誠與感  
 非外求者也豈惟旱禱為然凡理之所在氣即應  
 之致中和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此聖賢道學之  
 功用亦不過理行而氣從之耳若謂禱為無益旱  
 而雩如以見憂民之心則雩也特具文應故事而  
 講之奚若勿講

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穀梁曰貫之會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



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君子閔之嗟夫管仲之慮患為遠矣方江黃之始來盟而已憂異時之不能救其深思遠慮豈與小智淺識之士朝不及夕者同日語乎齊不得江黃無以制楚故楚人憾江黃為最深既滅弦以蕩其藩牆遂以兵潰其心腹自冬徂夏歷三時之久齊人卒不能遣偏師之援坐視其亡然則滅黃者齊也非楚也陽穀之會貫澤之盟本以求中國之援反以是速其亡悲夫自是而後諸侯日散霸業日衰無足稱者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義併見下  
狄侵鄭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案左氏會于鹹淮夷病杞且謀王室也王事為重而杞次之左氏從文之便先杞而後王則桓公之美不見矣蓋揚拒泉臯伊維諸戎自十一年夏為子帶所召同伐王城秦晉伐戎以救周子帶奔齊齊侯平戎于王今二年矣王室略定乃為鹹之會謀王室而致諸侯之戎是秋諸侯戎周齊仲孫湫

致之則是會也所以勤王故齊侯以下皆爵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左氏曰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穀梁曰其曰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桓德衰矣公羊曰曷為城杞滅也徐莒脅之也杞不聞受兵而公羊以為既滅蓋前此城衛城邢皆在於既亡既潰之後故亦以杞為已亡左氏所謂病杞者得其實矣但桓公城三小國均為恤災救患而書法不同者有譏焉耳城邢猶能及未亡救之最力者也城楚丘衛已亡矣城緣陵桓公之意怠諸侯亦散是故書諸侯城緣陵言其合之不易而城之難矣陳止齋曰但曰諸侯者不繫之霸王之辭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案左氏鄆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遇于防使來朝乃已嫁之女來寧見止既而與其夫遇使之來朝因是季姬復歸于鄆公羊以為僖公鍾愛厥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鄆子遇而遂以妻之如左氏則季姬乃歸寧之婦如公羊則季姬乃淫佚失行之女二說不同但明年九月季姬歸于

鄆以書法而觀則始嫁也魯女為文姜所染疾驅於通道大都自鬻以求婚僖公號賢君略無正家之法魯之不競實由乎此春秋書及書遇書使來朝而季姬之惡狀見矣僖公何以辭其責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公羊曰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穀梁曰林屬於山曰鹿沙鹿者山名也此晉地而不繫之於晉為其為異駭常關乎中國之廢興存亡故也或曰名山大澤不以封故不繫之於晉義亦通狄侵鄭

桓公既存邢衛雖未能大懲創于眾狄狄知懼矣及狄人滅溫憑陵畿輔桓志已怠不復加詰彼益無所憚前年侵衛今又放兵直出汜虎牢之間幾與楚合此豈小變而桓公年邁德衰管子又死無有能為中國深長思者矣

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或曰狄侵衛侵鄭楚滅黃齊莫之救徐未嘗預會盟今楚伐之而齊亟合諸侯以救之何哉曰齊之救徐非專為存徐計亦自為也徐近於齊楚之伐

之所以震齊之鄰其為謀深矣前日齊桓伐楚先  
 侵蔡楚之有蔡猶齊之有徐使楚人得志於徐則  
 必乘勝造齊之南境是以齊桓急合諸侯以赴之  
 又別出師伐厲以攻其所必救其為徐也甚切亦  
 自為計耳然以救而出師春秋善之故皆書爵或  
 曰救徐急矣而次于匡奈何曰豈惟次抑為之盟  
 而後敢進蓋齊桓霸業至是已衰桓之志既怠而  
 諸侯之心亦不能皆協臨敵而為之盟疑之而盟  
 之也既盟而進復次于匡未敢遽前乃使大夫帥  
 師以往是役也其不為楚乘者幾希然桓公不善  
 戰而長於計救邢救許皆以虛聲聳動敵人使之  
 自退今救徐也以疑畏之兵當方張之寇會于牡  
 盟于牡進而復次示人以不可測故楚師雖盛亦  
 復疑畏而不敢前徐得以無事婁林之敗亦偏敗  
 耳於徐無傷則亦救之功也曰春秋其無譏乎曰  
 春秋雖爵之而書盟書次而後書救君不進而使  
 大夫帥師以前抑亦見志不能帥氣上下偷墮不  
 為楚乘者幸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



季姬歸于郕義見郕子來朝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穀梁曰晦冥也震雷也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左氏以夷伯為展氏之祖父有隱慝焉為雷所震公羊以為季氏之孚孚微者愚謂此時季氏始為政於魯其微者不應遽僭大夫之廟三說中穀左為長

冬宋人伐曹

自桓公之霸諸夏之以兵擅相加者鮮矣至是宋襄伐曹左傳以為修舊怨以莊十四年宋背北杏之會齊帥諸侯伐之曹預伐以此為怨此乃霸國之討咎不在曹何怨之可言桓公志怠宋見間而起愚於此知宋襄之為人外靜內躁於桓之方存已有圖霸之心其後執滕圍曹張本于此春秋所譏也

楚人敗徐于婁林

春秋初年猶未狄徐至此以後徐以號舉為公羊之學者以徐滅杞為滅先代之後是故狄之然杞未嘗滅也十七年徐與齊皆書人公羊所載尤疑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穀梁曰韓之戰晉侯失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公羊曰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愚謂此秦伯伐晉也春秋不書秦伐晉而書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罪晉也春秋之法中國與四夷交兵辨內外之分齊桓伐楚是也諸侯大國以其私怨交兵明曲直之理則秦晉今日之戰是也惠公因秦人之力而得返其國許賂以河外列城既而不與秦穆不以為怨及其饑而輸之粟則秦為直矣晉饑秦輸之粟秦饑則晉閉之糴則秦又直矣秦直而晉曲則兵端在晉是以不書秦伯伐晉夫戰猶訟也春秋書法則聽訟之筆而曲直之權衡也或曰訟有曲直而二君皆爵何耶曰有書爵以為褒者有書爵以為貶者晉侯及秦伯戰言二君自以其私怨而戰非為中國而戰也書獲晉侯曲在晉也或曰楚敗蔡以蔡侯獻舞歸不書獲不與夷狄獲中國鄭滅許以許男斯歸滅曹以曹伯陽歸不書獲不與諸侯相為獲也今秦獲晉侯惠固有以自取責之無乃太重乎曰此不惟著晉惠背德棄義敗國殄民之罪亦以彰秦穆後來歸君之美晉之負秦甚矣秦猶歸其君此秦穆所以為賢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

退飛過宋都

三傳為說不同左氏曰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星者諸侯人臣之象是時諸侯強僭王國微弱天之隕星所以示警戒於強國使知率德改行尊事天子五者其數也不必強求其說前乎此常星不見星隕而兩星至地而沒也今則隕而為石其象見矣警戒之道至矣風者自上而下人君號令風化之及于天下者皆風也今而水鳥陰類逆風而行此強國四夷不稟王化之象異雖見於宋不專為宋而示異宋爵為公在諸夏為最長天示譴于諸侯故災見於宋警宋則以警諸夏與常星不見星隕而兩同其咎證天之眷周未艾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劉炫謂春秋時魯卿有生而賜氏者季友仲遂是也生而賜氏者命之世為卿也胡氏從之愚謂生而賜氏者華督也彼自以弒君罪大賂諸侯求生立華氏若季友者魯之純臣何嫌何疑求生立季氏乎若曰求世其卿則當時侯國卿大夫有不待賜氏而莫不皆世為卿矣乃若公子遂之書仲遂以弒君故討而去其族不得與季友同也二君雖各以私意厚於二臣而春秋錄善誅姦之筆則有

袞斧之異豈容比而同之乎閔元年書季子來歸嘉之也是時魯國純臣惟一季友故書以美之今書季友卒著季氏自是世秉政為魯國無窮之患前之歸季子後之卒季友褒貶抑揚義各有在不容以槩觀也劉氏曰書季友卒譏世卿言自是世季氏也此說得春秋之旨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左氏以為謀鄆又曰城鄆不果杜注淮夷病鄆也

桓公霸業至是衰矣然猶為淮之會者所以備楚也是時中國與楚以淮為限淮以外皆楚之與國長江之險則楚人所有也故於是而會淮必不專為鄆故或又以為是役也桓公以諸侯伐淮夷魯預有功故魯頌及之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夏滅項

公穀以為滅項齊人滅之謂齊人及徐伐英而遂滅項耳案左傳滅項者魯也公在會齊人以是止公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下非齊事也或曰內滅國書取不書滅取鄆取邾是也此何以書滅曰据

傳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此魯之執政者所為非出公意是以不為公諱所以著強臣擅興之罪而垂履霜之戒是時季友初死行父繼秉政擅興兵滅國者非行父而誰由僖公德季氏擁佑之私假之以權待以不疑其後遂至不可制襄在楚而宿取卞昭在晉而意如納邾莒叛人每乘公出而肆其無忌行父滅項實有以啓之耳有國家者視此當知所戒春秋特於滅項而發其義耳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九月公至自會

為滅項故齊侯止公姜氏以公故會齊侯于卞至

是乃得歸書至云者危公之不得歸也愚謂僖公賢君也然以私恩厚於季氏友死未幾嗣子間公之出擅興兵滅國陷其君於危地而弗之恤也公既免曾不討其擅興之罪魯之威權自此下移於強家僖公豈得而辭其責嗟夫始之不忍治而遂至於不可治魯季衛孫齊田晉韓魏趙皆是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或曰子謂伯者霸也古者二伯任幹方之寄周召嘗分陝矣何以不言霸齊桓晉文乃言霸何邪曰周公召公王者之佐純乎王道不雜之以他術也且是時天子威令行於諸侯周召雖居二伯之位

舉其常職而已及周之東遷歷平桓迨惠襄王綱  
 盡弛桓公掖天子以令諸侯假王命而施霸政時  
 使之然耳而霸者之處心行事純疵半焉公矣而  
 不能不私仁矣而不能不暴信矣而不能純乎信  
 義矣而不能純乎義烏可與王者之佐同日語乎  
 且以齊桓之行事而言存三亡國近乎仁也滅譚  
 滅遂降鄆遷陽何有於仁會單伯宰周公翼王近  
 乎義也而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以一兵勤王受命  
 伐衛則取賂而亟返何有於義哀姜以淫預弑誅  
 之公也而聲姜復為陽穀之會暱于私而不能禁  
 徐許被兵率諸侯往救信也黃被兵歷三時之久

而坐視其滅而不問信安在乎是謂純疵相半伯  
 所以異於王也然自齊桓之霸諸侯始復尊周臣  
 弑君下篡上強併弱與諸侯之黨篡輔逆者自是  
 始知所戢四夷之大如楚如狄其先皆有憑陵中  
 國之心及桓之興震之以威武御之以長算莫不  
 有所憚而不敢肆而其行事紆徐不迫當戰而不  
 輕於戰當伐而不輕於伐當會而會諸小國之至  
 不至不深加責也而其事功之著於當世者尊王  
 也攘楚也晉文則踵其行事而俱以霸稱者也孟  
 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  
 而不歸惡知其非有南軒張子釋之曰假仁義者

未有能久之者也使其假之而能久久之而能不歸孰曰非其有乎有之者不係於假而係於不歸深得孟子與人為善之意自桓文歿未有能繼之者降而戰國春秋所謂夷也降而秦則夷狄而禽獸者也豈惟王風頓邈而霸者之行事不復可見矣漢宣帝自謂漢家行事本以王霸道雜之烏乎若宣帝者吾見其不足於霸又何王之有哉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贏魚輦切齊師敗績狄救齊

公羊曰曷為不使齊主戰與襄公之征齊也曷為

與襄公之征齊桓公死豎刁易牙爭權不葬為是故伐之也案左傳齊桓公無嫡子有庶子六人無虧者長衛姬之子昭者鄭姬之子桓公中歲與管仲共謀立昭為世子且屬之宋襄以為外援世子之位定矣桓公死豎刁易牙因內寵殺羣吏而立無虧世子昭奔宋宋襄為之出師納昭以嘗受託孤之寄也劉氏胡氏以宋襄為奉少奪長故春秋書及書救以責之立論固為據正然以當時之事而言君與大臣既樹太子於無事之時而宦官嬖人擅廢置於倉猝之頃無乃非所當立乎且如魯隱公者繼室之子長且賢當立而立者也程子胡

氏猶以為不承國於父而疵其非正今無虧之為長非若魯隱之明著為國人大夫之所共推而昭者實厥父謀之大臣屬之鄰國以為太子非若魯惠有意立而未立之比以為宋襄不當為昭出師則豎刁易牙所立者遂居君位而太子廢矣可乎不可且是時齊諸大夫猶有高國等輩預聞政事若謂昭不當立扳無虧而立之猶諸大夫之立君也今也大臣無異辭內豎忽生變則無虧者黨於易豎者也桓公管仲之不以為嗣豈無故宋襄之受託出師未為不義謂春秋深責宋襄愚竊未以為然也論者每以及戰為襄貶子奪之所在率變

亂事理以從之夫所謂及戰云者或以分主客或以別先後師之曲直初不在是又謂師救齊狄救齊者善此之救以貶彼之伐愚竊猶有疑也城濮之戰晉文公救宋而不書救楚人救衛而書救謂春秋善楚人之救衛不與文公以救宋可乎而況齊魯本仇讎之國前日莊公為仇國納糾春秋深不與之今僖公復出師定無虧之位是豈春秋之所與書師救齊不與魯以救齊也狄者齊桓公終身之所攘却今以救齊為名突如其來蓋易豎餌以厚賂召之自救彼豈知救之為義而赴人之急于以救為善而知伐之不善拘而不可通者也愚



非苟求異於前輩也蓋無虧之為長經傳初不明見春秋垂法後世必不以豎刁易牙所立者為是而桓公管子所素定者為非於宋襄之師其無責乎李唐季世宦官用事廢太子而立所善之諸王大亂數世唐卒以是而亡此後世之事可為深鑒者也讀春秋者於聖人書法宜加權衡庶幾臨大事而無惑或曰齊桓之入子糾之死春秋書之今昭之入無虧之死春秋皆不書何歟曰桓公之入子糾之死是有關係不容不書若無虧者易豎所擁立非所當立昭雖君齊庸愚罔所知桓公霸業隳於是無足錄者奚其書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冬邢人狄人伐衛狄始人

穀梁以為善狄之救齊而進之果善之何不於救齊之際而善之今乃於伐衛而進之蓋穀梁不深考當時之事謂宋襄伐喪以圖霸故其說如此夫宋衛曹皆齊桓平日之所厚者世子為二豎所擯為之伐之所以報桓之惠今謂三國報惠為伐喪謂邢狄猾夏為救齊愚不喻其說蓋春秋書邢人狄人伐衛者責邢不當與狄比而伐國也狄嘗滅邢邢與狄為仇國今乃比而伐衛義理之心無復存者邢亦一狄也春秋以邢儕狄正所以狄邢而謂

之進狄害義豈不甚乎僖公元年荆革號為楚以師伐鄭亦書楚人伐鄭憂其漸盛為中國患何進之有哉

則堂先生春秋集傳詳說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則以先生春秋集傳詳說卷第十一

僖公三

是歲襄王十二年宋襄十一年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此宋襄圖伯之始事也宋雖先代之後爵維公未嘗受命於周居幹方之任今欲踵齊桓之行事當請命天子號召四方同獎王室諸侯或有未至懷而輯之待其自至齊桓之已行可視以為則也今以自命之伯而致討於人名之不正言之不順誰其信我此所以終於無成春而執滕子與是秋圍曹皆不待王命而行春秋之書之所以貶也然滕子書名是亦有罪焉耳齊桓之始伯滕嘗一預於

會今宋襄繼桓之業諸小國皆會滕可以至而不  
至是亦有以自取春秋書名以執兩責之也亦見  
聖人拳拳望宋之意凡書執有執之而為伯討者  
有執之而為擅命者宋襄非受命之伯而執滕子  
又不歸之京師是之謂擅命其後晉人尸伯事執  
諸侯不當其罪則有貶當其罪而不歸之京師亦  
有貶被執者或書名或不書名則又以見其罪有  
輕重執有當否晉厲公執曹伯負芻治其篡國之  
罪執而歸之京師執之正歸之亦正特為春秋所  
與書晉侯執曹伯論者以晉厲不克終疑以侯執  
伯為僭是不然此伯討也惟事理之所在焉耳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或曰曹南之盟宋公書爵春秋其與之以伯乎曰  
望之也非與之也當桓公之既歿狄伐衛鄭即楚  
諸侯之會者皆散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伯也宋襄  
起而有為春秋蓋深望其有成也何以言之北杏  
之會桓公獨書爵諸侯皆人曹南之會襄公獨書  
爵諸侯亦皆人有以識聖人望宋之意矣始望之  
卒之無成楚用是橫行於天下春秋與其始不保  
其終

鄆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鄆子用之

公穀皆以為邾人執鄆子用之左氏以為宋襄使

邾人執鄆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子魚諫不聽愚竊有疑焉宋襄之為人吾固未知其曾懷本趣然槩觀其平日則好名而畏義者也方其為太子以讓國聞其後與楚人戰欲以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而取仗義之名豈有今日而用同盟國君於淫昏之社無道若此者乎何休謂魯本許嫁季姬于邾季姬淫泆使鄆子請已而許之二國因是交忿宋襄為此盟以解之反為邾所欺執用鄆子休必有所本存之足以垂戒於後世且春秋書法全不及宋故公穀以為非宋之罪高郵孫氏亦云邾鄆世仇之國宣八年又戕鄆子于其國其相仇之事不見于經惟無道之甚乃書之耳孫氏似亦有見乎此存之

秋宋人圍曹

此宋襄用師之始也伯者以王命征不服是之謂伯討春秋所與也苟無王命則為擅兵相攻春秋之所惡也北杏之會宋背盟而桓公伐之必請師於周與單伯俱彼非力之不足也示有所尊也今宋襄執滕子而不歸之京師伐曹又不稟命於王是謂其力之可以服人也推是以往其何能濟是以春秋於曹南則爵之於圍曹則人之義蓋在此未有不無王命而能成伯功者也或曰宋之圍曹是固非矣然在當時孰為當務之急乎曰鄭入滑狄侵衛魯伐邾以中國無伯而動也宋襄苟能治其

所當治則義聲暢而伯業成矣此春秋所望於宋襄者也故比事以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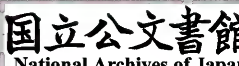
衛人伐邢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此楚人會盟諸侯之始也公預於夷會不書為公諱也公固不以是為諱為公諱者所以存其羞惡之心也盟于齊齊侯實預盟不書齊侯預盟為桓公諱也齊伯國也地大民眾且桓公之威德在人嗣子勉自樹立猶未至遽出楚下今昭也惑於陳人邪諂招引異類共歆為盟於其國中厥父以攘夷而植伯功厥子乃事夷而不以為恥是固不足

深責春秋為桓公諱是以略昭而不書非與其為是盟也序陳人為首陳倡盟也序鄭人于末鄭首叛也此楚人始會故書法特為謹嚴不與裔夷以主中國之會盟此聖人意也或曰是會也春秋為公諱不書公會後此二年會盟于薄亦夷會也何以不為公諱乎曰是亦為公諱也薄之會楚人在焉書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略楚人不書若魯公之自主此盟是亦為公諱也凡諱有二有國惡之諱為國隱也有君過之諱君不自以為過為之諱之乃所以志其一時之失而垂法於後也

梁亡



穀梁曰梁亡自亡也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  
 正名而已矣公羊曰梁亡此未有伐之者其言梁  
 亡自亡也魚爛而亡也案左傳梁伯好土功亟城  
 而弗處民罷而弗堪以是召亂秦襲而取之陸氏  
 曰秦人肆其強暴取人之國没而不書者滅國之  
 罪易見也乘危之惡易知也自取滅亡其意微矣  
 春秋所以明微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穀梁曰作為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  
 南門者法門也劉氏曰南非一門庫門天子臯門  
 雉門天子應門天子諸侯皆南面而聽政門必嚮  
 南其來舊矣今新之新其舊也新其舊而書新作  
 是必有僭制焉穀梁所謂有加其度者是也胡氏  
 曰僖公嘗修泮宮復閼宮矣奚斯董其役史克頌  
 其事而經不書者宮廟以事祖考學校以教國之  
 子弟二者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是故不  
 書

夏郟子來朝

郟姬姓國富辰所云郟雍曹滕文之昭者是也惟  
 此一見或曰隱十年公敗宋師取郟取防即是此  
 郟郟之滅已久今來朝者魯以其地別封之為附  
 庸耳蓋宋滅之而魯封之聖人書于此以見僖公

繼絕之善或然

五月乙巳西宮災

公羊曰小寢也小寢人君燕私之地災見於是警  
戒深矣人君之過不在朝路臨泣之時而常在於  
深宮燕處之際天之示譴豈徒然哉其後魯僖歿  
于小寢

鄭人入滑

自齊桓公歿諸侯動兵相侵弱小漸被其毒宋襄  
苟欲踵前人伯業當稟王命會諸侯伸要束今而  
後有擅兵相侵者糾其罪告于王而懲之如鄭人  
入滑當先糾者也糾而弗率則奉辭以討之孰不  
曰然舍是弗為而執滕圍曹強人之從已烏能有  
成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甚哉齊昭之愚無知也桓公征楚而服之已乃與  
之盟于國桓公攘狄而卻之已乃與之盟于邢反  
常逆理乃至于是傳曰厥父菑厥子乃弗克播厥  
父基厥子乃弗肯堂其齊昭之謂乎春秋儕齊于  
狄亦所以狄齊也廉恥道喪則與夷狄禽獸同其  
歸矣

冬楚人伐隨

二十有一年春秋侵衛



為中國患者狄與楚也楚強大未易治狄悍而微自桓公之歿再侵衛彼謂衛人失伯國之援而可欺也宋襄與其盟楚而求諸侯曷若伐狄以寧諸夏能治狄而伯政舉矣顧乃舍其力之所可及義之所當為而為其所不可為狂躁害之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十九年楚始盟諸侯魯公預盟春秋諱之桓公之不才子昭主是盟春秋亦為桓公諱之猶幸宋襄介然獨立蔡陳鄭交誘而不為動也今鹿上之盟此為何盟而乃求廁身於其間是之謂亂羣否之六二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不亂羣也齊鄭陳蔡

之從楚小人也陰類也不足多責宋襄所志何事乃預於是盟實蹈亂羣之戒能無辱乎然春秋秩序宋於齊楚之上不以伯權假夷狄也愚意舊史必以楚先齊宋聖人修經特序宋為首垂法嚴矣

夏大旱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

楚始書子

或曰元年代鄭而書楚人春秋所以憂中國也今孟之會楚執宋公以伐宋而春秋乃於是始書楚子其爵之歟曰彼執宋公而春秋以楚子書序于宋公之下知非爵也蓋春秋正名之書也楚自熊達以來妄自尊大遂僭王者之隆名春秋每每號

通志堂



而舉之不使之得與中國諸侯齒今楚益強盛合諸侯詐以執宋公中國一大變也春秋以楚子書夫豈進而爵之乎四夷雖大曰子彼革號僭王以兵猾夏春秋序以子爵所以正其始封之名辨夷夏之分孰云其漸進夷狄乎自是而後楚漸進書子正名也或曰如子所言始何以書荆人今何以書楚子乎曰始其來聘僭號於國中耳春秋姑以號舉今會于齊盟于鹿上諸侯畏其強大有以事王者而事之春秋於是正其始封之名書之曰子示天王之尊乃天下共主非夷狄所得干也自是而後楚之憑陵無不書子何爵之有哉是會宋楚爭長春秋先宋公而後楚子實用趙武屈建宋盟之例初不以其受欺於楚遂廢而不錄也

執宋公以伐宋

公羊曰孰執之楚子執之曷為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公羊之義正矣然宋為諸夏之表倡舍己分之所當為自卑其身以取執辱之侮宋亦有罪焉耳昔桓公之霸也深惟天下之患在夷狄之僭王是以接大國掖小國共為會盟以一人心之所趨惟恐其折而從于夷也最後率之以伐楚楚服而天下之勢以定宋襄繼之志大而慮淺將修明伯功以尊天子而正諸夏乃與僭王

之楚共為鹿上之盟以為未足復預於孟之會卒  
 墮狡焉之謀身見執國幾亡使宋襄能以齊桓之  
 心為心先天下之所難求以服人而勿求人之來  
 服楚滅黃我則訪其後而存之狄伐衛我則率諸  
 侯以拯之凡齊桓暮年未及為者我則為之雖未  
 與楚戰楚必知所畏避而諸侯之未至皆將至矣  
 而襄也不明乎先後之序汲汲焉求諸侯以為伯  
 求之而未得乃與桓公前日攘斥而不使預夏盟  
 者共敵而為之盟亂華夷內外之辨自招侮辱皮  
 以長荆楚方強之勢其亦可咎之甚矣或曰宋實  
 未能伯而春秋於鹿盟孟會猶序宋為首無乃紊

名實乎曰否當是時中國諸侯自齊而降皆俯首  
 帖耳受令於夷而不以為恥挺然特立不出楚下  
 者惟宋襄一人耳春秋首宋次齊次楚長宋公以  
 尊諸夏抑夷狄之狂僭而不使之居中國諸侯上  
 也宋襄顛沛百罹繼之以死而夫子列齊楚之上  
 與其有志於中國也後儒以成敗論事不亦鄙乎  
 冬公伐邾義併見明年伐邾取須句  
三十三年伐邾取訾婁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穀梁曰不曰宋捷不與楚捷于宋也公羊曰不書  
 捷于宋為宋公諱也宋以乘車往會楚伏兵車以  
 執之執其君而伐其國楚之無道甚矣而又獻捷

于魯以威魯也春秋書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卑楚也前此齊獻戎捷今此楚獻宋捷不書宋捷非特為宋諱實為中國諱也胡氏謂魯不能拒楚使聲其罪而討之以為春秋有責于魯不書宋捷為魯諱也論固正矣魯僖孱君躬預夷會而不以為恥責其拒楚而聲罪無乃非所當責歟當是時舉中國之大無有能辦斯事者晉文不與楚之禍中國亦何所不至乎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此楚會諸侯而釋之書公會諸侯于薄釋宋公不與夷狄得以執中國之諸侯也蘇氏曰凡諸侯見執而不失國者於歸名之書曰某侯某歸于某此其不名而言釋何也以為執之釋之皆在諸侯若是而尚可以求諸侯乎蘇氏此論似未得春秋之意聖人之書法若曰會諸侯而釋之非夷狄之釋之所以存中國之體而宋公亦不得為無罪矣故以五等之公而書執書釋雖爵之亦貶之也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左氏須句風姓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邾人滅之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公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審如是謂之崇明祀保小寡春秋所與也然魯之憾邾有自來矣其伐邾不自須句始矣邾本魯之

附庸至齊桓公之伯請于周而封之為子國自是不復附庸于魯魯以是為憾檜之會反未及國而敗其師今桓公歿魯釋憾于邾連歲再伐春秋不與魯以伐是故書伐書取奚其褒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義併見下戰于泓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魯連歲用兵于邾至是有升陘之敗其自取之也內戰不書敗書戰即敗矣為內諱者亦以貶內也是時楚方得志于中國宋弗克自振齊已屈而從夷公不知自治其國而輕用兵以加無罪之邾以此取敗春秋書及不書公雖為公諱實貶也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或曰宋以三國之師伐鄭楚人救鄭而有此戰春秋於其伐而書三國及戰而敗惟書宋公何邪曰與三國之從宋而罪宋公之輕於戰而致敗也三國不以宋公見執于楚猶各帥其師從宋伐鄭問其叛華即夷之罪三國之君可嘉也是故春秋皆爵之若宋公之身則春秋於是始責之矣宋不自愛重預於夷之盟以此取辱又不能內省已過養威持重思為後圖忿而求戰以此致敗故春秋雖與三國之從宋及戰而敗則責宋公以是故也或曰楚子以詐而執宋公又敗其師楚其無罪乎曰



是役也楚子身在軍中而春秋書宋公及楚人戰  
 崇宋而卑楚所以明夷夏之分其罪楚至矣穀梁  
 抑宋而與楚其說甚陋公羊取之而所取非所當  
 取乃以其不迫人于險不鼓不成列者為王者之  
 師夫王者行事在未戰之前安有兵刃交接以假  
 仁譎義而陷百姓於死者哉以是取宋襄又非春  
 秋之意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齊昭非宋襄之力則齊之一六公子耳宋襄不忘  
 齊桓臨終之託為昭盡力昭所以有國嬴一戰之  
 功也今乘其敗而伐之蓋以是諂于夷楚求為自  
 全之計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或曰何以猶爵曰  
 春秋有書爵以褒者有目其人之身而書某公某  
 侯以著其罪者若齊昭之書侯謂其身受宋公之  
 大德而忍於為不義故目其人而誅之書伐書圍  
 皆所以貶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宋襄有攘夷之志而不克遂兵敗身喪春秋悼焉  
 書卒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泓之戰襄傷於股未  
 幾以死楚實宋仇而嗣子成公躬造楚國卑屈以  
 求成視吳夫差有愧多矣春秋以無臣子例書責  
 之深矣



秋楚人伐陳

案左氏陳穆公請修好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而齊之會楚人亦得列于其間名為修齊桓舊好其實自結于強楚今楚人乃以其貳於宋而伐之何邪蓋楚夷也諸夏實取于從之而迫于兇威有不容自己者陳也介于二者之間猶欲自附于宋不忍遽從于夷是以楚疑而伐之若蔡若鄭則甘于從夷而不悔無復羞惡之心矣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杞入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稱伯至此稱子左氏以為用夷禮而夷之然當時諸侯反道敗常有若齊襄衛宣者實夷也而春秋未嘗絀其爵今杞子之用夷禮必不至如齊襄衛宣之甚春秋胡為再三絀之乎此亦經之疑耳姑置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是春晉文公入義見夷吾卒

夏狄伐鄭

案左氏鄭人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使類叔桃子出狄師伐鄭取欒如傳所言鄭實叛也不聽王命而復執其使非叛而何王怒而討之亦理所當然而春秋但書狄伐鄭不書鄭之叛狄之所以伐何哉曰鄭當伐也王命方伯連帥董師以問鄭人之罪齊魯

宋衛豈無為王敵愾者今乃命夷狄出其師以伐  
 同姓之國失所以表正中國之道矣故春秋書狄  
 伐鄭繼書天王出居于鄭以見禍本亂源實在於  
 此後世有以夷狄之兵而平內亂者亂未平而夷  
 狄之禍已接跡於中原可不謹哉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先是王命狄人有討於鄭狄侵鄭取櫟王德之以  
 狄女為后是為隗氏王子帶者有寵于惠王后后  
 欲立之未及而崩子帶奔齊王復之通於隗氏王  
 替隗氏子帶因是作亂以伐王敗周師王出適鄭  
 處于汜穀梁曰天子無出書出失天下也居者居  
 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愚謂王者無外春秋  
 一大條貫也王者以薄海內外為家其出也不言  
 出而謂之狩自虞夏以來固然今襄王之出春秋  
 不以狩書而以出書其為貶也大矣王內不能正  
 其家以是啓釁於狄悖弟亂臣犯上干紀王不能  
 制失位而奔幾至亡國其得罪于宗廟甚大謂春  
 秋無貶不可也蜀人趙君木訥引易王用出征書  
 王出郊天乃反風等語以排傳家天子無外之說  
 其論鄙淺本不足深辨但其末云叔帶者惠王陳  
 媯之所愛故襄王寧出而避之於鄭其心以為文

武之靈未泯諸侯必有勤王者若不得已而遜于  
 叔帶是亦文武之子孫吾何慊乎哉上以存孝下  
 以存悌孝悌王者之至德尚以貶襄王乎以上皆木訥語  
 此說害義特甚前輩或取之愚恐其誤後學不容  
 已於言夫人主之位天位也惟賢惟嫡乃得在此  
 位非賢非嫡父不能以予其子兄豈得以予其弟  
 乎而況子帶者王室之不才子襄王儻篤同氣之  
 愛貴其身可也豈當假之以權以為召亂之階縱  
 謂左氏所載襄王出狄師事為不可信襄王亦豈  
 無失位之責乎尊為天子身荷祖宗付託之重不  
 能防微杜漸以遏亂源致為悖弟亂臣所逐乃云

帶亦文武之子孫欲舉以授之位天位也舉而棄  
 之不才子以危其宗社孝悌之道顧如是乎舜非  
 不愛象也封之有庠亦富貴之而已天下者帝王  
 授受之天下舜舉以予象而曰我以是為孝以是  
 為悌舜必不爾也木訥蜀之老儒號為知春秋者  
 而率意高論殊欠講明似此不一端初學幸毋惑  
 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天王三出莊二十年惠  
 王以子頹之難出居于鄭踰年而虢鄭納王其出  
 其歸春秋皆不書僖二十四年襄王以叔帶之難  
 復出春秋書天王出居于鄭明年晉侯納王春秋  
 不書王入昭二十二年王子朝作亂王猛出悼王也未成君故名



春秋書葬景王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又書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其冬王猛卒母  
 弟敬王立復以難故出春秋書天王居于狄泉尹  
 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又書天王入于成周尹氏  
 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觀天王三出春秋書法  
 詳略各異知聖人於成周之盛衰存亡深注意焉  
 惠王之出之入皆不書者猶為周諱也王者無外  
 不可以出言也至襄王復不能自植以召狄難春  
 秋於是始書天王出居于鄭不以狩書而以出書  
 春秋不得為襄王諱矣然猶書出不書入至悼敬  
 之出入春秋始變例而書曰葬景王王室亂自是  
 五六年間悼敬子朝更出迭入春秋記之不遺閔  
 周室之傾覆內難仍作將無以為國不得已而遂  
 書也定六年敬王再出春秋不復書知其無可與  
 復之望重為憂歎非若初年諱而不書矣

晉侯夷吾卒

惠之入春秋不書微之也文公之入春秋亦不書  
 公羊以為為文公諱其不然歟齊桓晉文均有功  
 於中夏桓之入也不為之諱文之入何為而獨諱  
 蓋書不書皆有微旨存焉桓之入所以書為其殺  
 子糾書以貶之文之入位乃其所宜有然懷者既  
 避位而去文猶殺之春秋所惡其在是乎始納懷

嬴已為失道今又殺懷之身重失道也不著其入  
 貶也非為之諱或曰懷公之立正乎曰懷公承國  
 於其父厥父惠公弟也而先其兄文公以入春秋  
 不與其入不宜君者也今文公之入晉人受之自  
 卿大夫以至三軍之士倒戈而逆之宜為君而遂  
 君之若懷公者廢之放之而毋殺不亦可乎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公羊曰何以名滅同姓也穀梁曰惡其伐本而滅  
 同姓也故名凡滅國未有名者滅同姓如晉之滅  
 虞滅虢無道甚矣而不名惟衛滅邢而名之諸儒  
 皆未有定論木訥謂下文書衛侯燬卒此以連文

之故傳錄之誤而燬字褒貶不在是愚以此說為  
 然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杜氏注伯姬魯女為宋大夫蕩氏妻自為其子來  
 逆稱婦姑存之辭婦人越竟逆婦非禮故書穀梁  
 曰婦人既嫁不踰竟宋蕩伯姬來逆婦非正也其  
 曰婦緣姑言之之辭也愚謂此書逆婦未知所逆  
 者公之女乎先君之女乎聖人所以見書法者以  
 姑逆婦為非禮而特書以垂戒焉耳禮有親迎婦  
 從夫也今屈尊者以逆卑者而亦謂之逆亂婦姑

之分不可以為訓是故特書以譏之  
宋殺其大夫

穀梁曰以其在祖之位而尊之也其意謂夫子為其祖諱而不名此乃魯國之史夫子因之以修春秋安得為其私諱公羊曰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內娶也其意謂禮不臣妻之父母宋三世娶其大夫女故殺之而不名尤非通論案曹人殺大夫而不名殺者非一人是以不書以譏其殺之之濫其事猶有可考今宋殺其大夫左氏無記載意者舊史佚其名春秋因之歟自是而後宋殺大夫凡三見皆不名此及文七年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皆臣下為亂而殺之不書名死者眾也春秋因舊史而書不容強為之說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二十三年楚人伐陳傳言討其貳于宋遂取焦夷城頓而還至是春秋書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傳注遂謂陳逼逐頓子楚人納之蓋納頓乃圍陳之遂事既圍陳又納頓言其不恤民力一舉而治二事所以譏也陳先代之後頓楚之與國楚虐陳而輔頓是於中國何有論者以為春秋有褒楚殆不然歟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去年宋襄公死諸夏愈無所統一至是公與衛子

為洮之盟春秋嘉之莒魯本有宿憾挾衛侯為之

求成既盟于洮明年春又盟于向魯不以望國自

尊而及莒慶為盟故莒子復請盟而躬至于會春

秋庶幾諸侯之復合是以嘉之凡諸侯未葬先君

而出會書子今衛成已葬其親而亦書子先儒謂

衛文欲平莒于魯未終而薨故衛子尋父之志魯

人由此亦修文公之好此孝子之至感而人情之

所篤故成公雖已葬其親猶以未葬自名經隨而

書子善之也此論甚美有益世教今備載之

附見據傳其年春晉文公以師納王夏四月丁

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晉侯

朝王經不書其事先儒為說不一前輩有謂王

出居之後無有能納王者王之還京師當在城

濮卻楚之時愚謂晉文納王乃創伯之第一事

不容廢之春秋所以不書必有其故晉文挾功

上僭請王章不得而受溫原攢茅之田周家土

疆所存能幾而文公忍于受之春秋削其功而

不錄其以是故及救宋敗楚中國賴以再安然

後錄之與齊桓等于中而猶有責備之意此春

秋用法之權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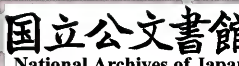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鄒弗及

齊人以魯僖嘗援無虧以兵加魯左氏以為討莒衛之二盟二盟於齊孝有何關乎此齊侯自出春秋再書齊人譏其無道一歲再用師伐人之國也追有二莊十八年夏公追戎於濟西與公之能追戎也此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鄒弗及譏公追之緩而不能及也穀梁曰弗及者可以及而不敢及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

春而侵我西鄙公具文追之可以及而不能及愈為齊人所侮是以又與北鄙之師衛之大不及魯衛之強不及魯今猶能為魯出師以伐齊而魯之君臣專事畏縮國之不競良有以也夫齊與魯強相若也當莊公之世三家未張國猶有人齊來侵覆之長勺齊宋合而又來翦之乘丘三戰而再勝魯未嘗出齊下也至僖以後敵至不能禦望風斂卻求救於強國苟為自全之計國無人焉耳由三家用事據權要以拒士大夫賢者無路以進魯自是始衰使僖公不專任季氏得賢大夫如曹劌者是始衰使僖公不專任季氏得賢大夫如曹劌者



與之謀國魯之削豈至是乎

公子遂如楚乞師

書乞師譏也魯求援于晉凡再不書乞師今求援于楚而書乞師譏下夷以求苟安也春秋初年中國諸侯視楚為夷國鄙之而莫即也及齊桓既歿宋襄告敗楚盛兵以劫制中國於是小大畢從魯亦預於夷之會猶曰有所迫而不能自已也今齊昭小豎子將兵來侵魯之力自足以抗之何至遽乞師于夷用夷兵以伐中國乎春秋書乞師卑魯也嗟夫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所以造周而魯之家法也僖公自即位以來會楚凡再今又以小

小利害下楚以求苟安其不為周公魯公之羞乎或曰魯人不自愛重有求于楚是固可貶楚人朝受乞師之請夕以兵赴之其不謂之義舉乎曰否楚之出師利而為之耳魯為中國之望諸夏所視儀而聽倡者也楚前此窺伺中國必聘魯以為之先及會于孟使人獻捷于魯以要公之來會其欲得魯所以致諸侯也魯忽以乞援為請楚人幸其自來為之出師惟恐或後彼非有救災恤患之心利魯之來服為諸侯倡耳春秋何取焉○乞師有二望國乞夷兵以自救書乞師卑之也伯國用諸侯之師亦書乞師見於晉厲公之世抑之也卑之

乃所以激而進之抑之乃所以裁而約之垂法於後焉耳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公羊作夔子

左傳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子伐而滅之諸侯之祀其先祖具有常典祝融楚之始祖鬻熊楚之遠祖熊繹又其始受封之祖夔與楚同其所自出至熊摯別封于夔熊摯者乃夔國始受封之祖夔子當祀熊摯為始祖祝融鬻熊非其所當祀矣楚以不祀為辭伐而滅之楚當有滅同姓之罪故夔子見執而不名專罪楚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

穀梁作緡

宋成公忘父之仇既適楚而與之平矣及晉文公入去楚而即晉遂為楚所伐或者乃謂宋成不屈於楚楚憾而伐之反以左氏為誣過矣吁楚夷也彼謂繼齊而伯者無過於宋必欲翦滅之而後已夫豈一屈身而可遏其暴乎臣子復讎之義有戰而死無苟而生宋成之通楚無益於自免而有害於復仇使晉文不興則宋之為宋豈不殆哉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義見公子遂如楚乞師

或曰魯以楚師伐齊春秋惡之蔡以吳師伐楚春秋與之均乞師于夷而褒貶異何哉曰事有近似而不同者此是也楚夷也僭王大號憑陵中國魯

從而乞師用夷狄伐夏義之必不可者也吳雖僭號自同於楚而太伯之後也與楚人為水火中國賴焉蔡以其師伐楚是為以強國伐夷國義之猶可行者也厥後吳去王號以為黃池之盟春秋以二伯書是未可與楚人同其貶斥故魯用楚師而貶蔡用吳師而不譏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義併見下入杞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弟潘立是為昭公

史記世家昭卒弟潘殺嗣子而自立為君此篡也經傳皆不書疑有缺文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案左氏二十三年杞子卒書曰子夷也杜注謂成公始行夷禮故於其卒貶之今春來朝則成之子也亦書子傳又曰用夷禮故曰子秋而入之又曰責無禮也用夷禮而夷之固春秋垂世之法愚竊疑之杞二王後公也入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稱伯或曰紀而非杞至此又貶而為子百年之間凡四貶爵獨于一杞而見之時王貶之邪伯主請于周而貶之邪或書傳之殊邪或如左氏之說以夷禮貶之邪此經疑也姑存以俟考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十有二月甲戌公



會諸侯盟于宋

此夷伐也而中國諸侯與之俱伐此夷會也而中國諸侯皆預于會中國之恥也春秋之法盟主爵而諸侯人者有矣未有盟主人而諸侯爵者也有人楚子而爵諸侯不與楚子以主中夏之盟也亦以正諸侯從夷之罪也雖然楚始會諸侯伐國而晉文之伯業興矣蓋泓敗之明年而文公入于晉楚圍陳之明年而文公以兵勤王威聲氣焰已動於海內楚之君臣頑冥不靈猶謂伯功可以力致遂會諸侯圍宋以爲宋亡而海內無復可伯之國孰知宋圍方急晉救旋至反以是開文公之伯業乎

嗚呼周室不競天開二伯以整齊中原脫斯民於左衽齊桓基之於前晉文繼之於後天實爲之豈人力所能致哉○齊之盟春秋爲公諱而不書公預薄之盟春秋又爲公諱而不書楚子在會今宋之盟不復爲公諱矣以會盟爲未足又從而乞師公之卑屈於夷者亦甚矣不爲公諱著僖公不以下夷爲恥其責公深矣

則堂先生春秋集傳詳說卷第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